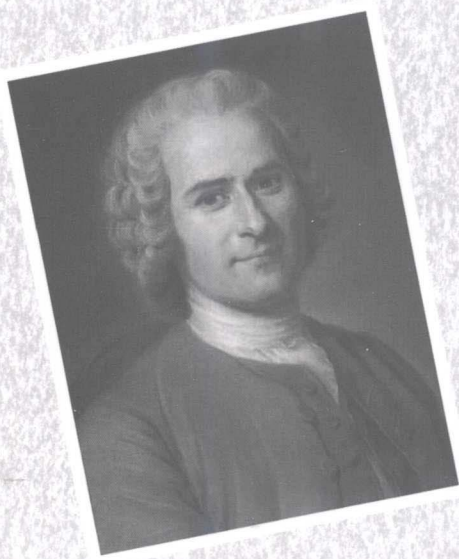


尚杰讲卢梭

尚杰 著



Jean-Jacques Rousseau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未名讲坛

尚杰讲卢梭

尚杰 著

Jean-Jacques Rousseau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尚杰讲卢梭/尚杰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0
(未名讲坛)

ISBN 978 - 7 - 301 - 14300 - 1

I. 尚… II. 尚… III. ①卢梭, J. J. (1712 ~ 1778) - 生平事迹 ②卢梭, J. J. (1712 ~ 1778)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B565. 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1450 号

书 名: 尚杰讲卢梭

著作责任者: 尚 杰 著

丛 书 策 划: 杨书澜

责 任 编 辑: 闵艳芸

版 式 设 计: 王伟烨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 - 7 - 301 - 14300 - 1/B · 0755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

出版部 62754962

电 子 邮 箱: minyanyun@163.com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A5 5.375 印张 108 千字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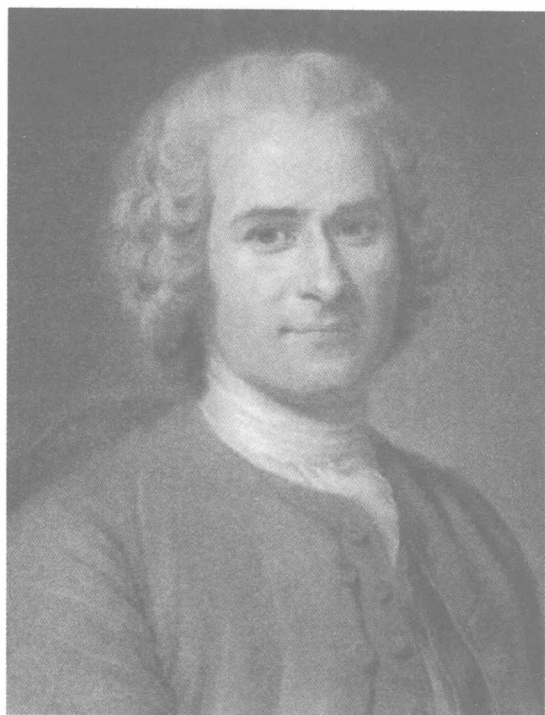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卢梭

卢梭



《未名讲坛》序

汤一介*

尚杰讲

尚杰讲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希腊、印度、中国和以色列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①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的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经受印度佛教的冲击后,再次回归孔孟,而把中国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思想家们

*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

①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相传地推动着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我想,上述雅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时代”的观念,可以对这套《未名讲坛》丛书的编写有一点重要启示,这就是人类必须不断回顾自己的历史,重温自己的文化传统。人类的历史是由人自身创造的,这中间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思想大师无疑起着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能用准确而生动的语言写出这些大师富于启迪性的思想,应该能实现这套《未名讲坛》丛书所希望的“让大师走进大众,让大众了解大师”的宗旨。

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我们生活在今天,有志向实现自古以来人类的理想,重温自古以来的人们走过的历史历程,以此作为我们的借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虽然世移事迁,现在和过去不一定都一样,但总可以从古来的大师们的智慧中得到教诲。自古以来可以称得上“大师”的应该是:既能以他的深邃的思想引导人,又能以他的人格魅力吸引人,他们是真、善、美的化身。但是,看看今天我们的社会,不能不承认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也许最为使人们担心的是,由于物欲的驱动,让许多人失去了理想,丢掉了做人的道理,这样下去将是十分危险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套《未名讲坛》丛书对我们将能起着以“大师”为榜样的作用,使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为人类社会的福祉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汤一介

2005年8月8日

目 录

第一讲	卢梭小传	1
第二讲	卢梭的政治伦理观	7
第三讲	社会契约思想	20
第四讲	“爱弥儿”	58
第五讲	语言与艺术	89
第六讲	浪漫主义	108
第七讲	卢梭自画像	122

尚杰讲

Rousseau

第一讲

尚杰讲

Rousseau

卢梭小传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是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一般地说,卢梭也是“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之一,但是,绝不能把卢梭混同于伏尔泰和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那样的启蒙学者,严格来说,卢梭反对后一种启蒙倾向,他偏于忧郁和浪漫。这样一种启蒙学者内部的重大区别在国内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分析。

在卢梭(1712)前诞生的著名启蒙学者有孟德斯鸠(1689)、伏尔泰(1694)、魁奈(1694)、布丰(1707)、拉美特利(1709)、马布利(1709)等,在卢梭之后的有狄

德罗(1713)、雷纳尔(1713)、达朗贝尔(1717)、爱尔维修(1715)、孔狄亚克(1715)、霍尔巴赫(1723)、杜尔阁(1727)等。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欧洲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诞生了巨人的时代,我们这里提到的人基本上属于同一时代,他们提出的政治、法律、教育、哲学、文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理论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比如,1721年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1733年伏尔泰的《哲学通信》,1734年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等等。

卢梭于1712年6月28日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他的父亲是位钟表匠,名字叫依萨克·卢梭,是位基督教新教徒。他母亲的名字叫苏珊·卢梭。卢梭是父母的第二个儿子,他的母亲生下他几天后就因产后失调去世了。但是据卢梭的《忏悔录》记载,他回忆自己10岁前的童年生活还是愉快的,他虽幼年丧母,却由慈爱的姑母抚养。他的父亲喜好古希腊和罗马经典,曾教小卢梭阅读。但是,卢梭10岁时,他的父亲与人发生纠纷,诉讼失败,逃往里昂。从此,卢梭如同孤儿一般,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他从来没有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只是断断续续从牧师或家庭教师那里学习过一些零散的知识。卢梭的学识基本上是通过实际生活和业余阅读自己得到的。

父亲走后,他到舅舅家寄住两年,这期间,舅舅也曾把他送到一个牧师处学习古典语文、绘图和数学。但是在1724年卢梭12岁时,他就开始到一个公证人家中打杂,不久,又转到一个雕刻匠家里做学徒,直到

1728年，卢梭16岁，学习雕刻术已近四年。卢梭的师傅对他施行体罚，他不甘受辱，遂出逃流浪。这一年，卢梭又很幸运，他经日内瓦近郊一个神甫介绍，投奔了德·华伦夫人。在后来的《忏悔录》中，卢梭心怀感激地谈到他与华伦夫人的情谊。经由华伦夫人的劝说，卢梭由新教改宗信奉旧教（天主教）。1728年秋季，卢梭到一伯爵家当仆役，不久被逐，转而至古温侯爵家当差，负责记录主人的口述材料和誊写文件。这期间，卢梭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拉丁文，接触了许多名著以及意大利音乐。尔后又回到了华伦夫人处，华伦夫人介绍他到尚贝里做土地测量工作。

1732年，卢梭20岁了。这时，他已经成为华伦夫人的情人和忠实的朋友。他结识了一些乐师，想做一名音乐教师。1734年，卢梭辞去了测量工作，代华伦夫人管家，协助经营家庭制药作坊。余暇时，他喜好采集植物标本。对他日后有更大影响的是，在与华伦夫人在前默特同居时，他阅读了大量的人文著作，包括笛卡儿、莱布尼茨、洛克等人的著作，新教冉森派教士的书，新教圣乐会派的文章等等。在这期间，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代表性作品已经问世，卢梭首先感兴趣的是其中带有文学色彩的作品，他阅读了伏尔泰的悲剧作品。1736年，卢梭曾写了一首诗——《沙尔米特的果树园》。这时，卢梭已经开始结识启蒙学者，1740年，他认识了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利及其表弟——哲学家孔狄亚克。卢梭也深入钻研音乐知识，1742年，他带着自己创造的《新记谱法》（也就是后来音乐简谱

的雏形)来到巴黎,由音乐家拉摩推荐到法兰西学院,但没有被承认。卢梭还创作了喜剧《那谟索斯》。同年,卢梭认识了狄德罗。经狄德罗介绍,卢梭结识了一些后来被称为“哲人党”的启蒙学者。

1743年,卢梭写成歌剧《风雅的缪斯》。《新记谱法》以《论现代音乐》之名在巴黎出版。此时,他靠业余时间教音乐和抄写乐谱维持生活。同年,他作为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赴任,但是只有两个月,就因与大使不和辞职返回巴黎,仍然以抄乐谱度日。这一年,卢梭还写了另一部喜剧《战俘》。1745年,卢梭在巴黎认识了女佣特莱斯并与她同居,特莱斯后来成为卢梭事实上的妻子,陪伴卢梭一生。有资料说她与卢梭一共生了5个孩子,按照卢梭在《忏悔录》中的说法,由于供养不起,他们不得已将襁褓中的孩子们送进了孤儿院。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1746年。

在这个时候,卢梭最常去的地方是巴黎法兰西喜剧院和歌剧院,第二年秋季,他只用15天就写出了第三部喜剧《冒失的婚约》。1748年,经狄德罗介绍,卢梭与百科全书派的重要成员霍尔巴赫男爵相见,此后几乎每星期都参加在霍尔巴赫家里举办的沙龙。卢梭还为狄德罗和达朗贝主持编纂的《百科全书》撰写音乐词条。

但是,卢梭真正为世人所知是在1750年(这年他38岁)。起因是1749年夏,狄德罗因发表《论盲眼人的信》被囚于巴黎郊区的万尚城堡,卢梭远路步行来看望好友,还带着一份《法兰西水星报》,上面登载着第

戎科学院有奖征文题目《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利于社会风俗的淳化》。卢梭后来说,“一看到这个题目,我就像活在了另一个世界,成为了另一个人”。但是这只是卢梭的说法,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想参加这次征文,在具体的观点上找狄德罗商量。讨论的结果是他从狄德罗那里获益匪浅。1750年7月9日,卢梭递交了他的应征论文《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利于社会风俗的淳化》(简称《论科学与艺术》)。此文一反常理,认为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人类堕落的根源,由于观点独特,文章言之有物而获得第一名。此文年底在日内瓦出版,得到广泛关注。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他是狄德罗的亲密朋友。

但是,卢梭还是继续靠抄写乐谱为生,“我决定过独立的生活,贫穷但我活着,为活着我抄乐谱”。1752年,卢梭父亲去世,10月,他的剧作《乡村巫师》上演获得成功。据说国王路易十五在卢梭出名后曾有意接见他,并要给他年薪,卢梭回绝了。1752年,他还写了《论法国音乐的信》。1753年,写作《论语言的起源》。1754年,卢梭又一次参加第戎科学院的年度有奖征文,这一次他写的题目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简称《论不平等》)。这篇论文虽然最后没有获奖,但它对后来欧洲的历史进程有更为深远的影响,它于1755年在荷兰出版。

1755年,卢梭写的《政治经济学》在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第五卷上发表。卢梭曾把《论不平等》一文赠给伏尔泰,伏尔泰大为不满,讥讽他要使人类回到

用四肢爬行的时代。但是这篇文章得到德国启蒙文学家莱辛的赞扬,他还将它推荐给自己的朋友门德尔松翻译发表。1757年,卢梭开始写《爱弥儿》。1758年发表《致达朗贝的信》。这封信写作前后卢梭开始与百科全书派的学者们发生争执,逐渐疏远。同年创作小说《新爱洛伊丝》。1759年,开始写《社会契约论》。1761年,《新爱洛伊丝》出版,一时成为畅销书。1762年,《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先后出版,两书的问世引起教会和当局的震怒,认为它们对神学大不敬,遂严禁出版并当众烧毁,卢梭从巴黎逃往日内瓦,继而又逃到伯尔尼等地,开始几年的流亡生涯。但是科西嘉岛的独立运动领袖欣赏卢梭的学说,卢梭应邀写了《科西嘉宪法草案》。他在困境中还是拒绝了普鲁士国王的年薪,他的心灵向往自由,绝不受任何形式的奴役,不与权力合作。由于卢梭多年生活在受迫害和流离中,进而怀疑周围的一切,1766年哲学家休谟帮助他离开巴黎去英国避难,他怀疑休谟要谋害他。这一年,卢梭54岁,他开始写《忏悔录》,1767年,他从英国不辞而别,化名回国,开始编写《植物学术语词典》,但是仍然以抄写乐谱为生。1776年,写作《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终未完成,1778年7月2日逝世。

第二讲

尚杰讲

卢梭 Rousseau

卢梭的政治伦理观

(一) 关于“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利于社会风俗的淳化”

卢梭在 1749 年写了一篇应征短文《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利于社会风俗的淳化》(简称《论科学与艺术》),阐述了他日后在其他著作中不断展开的基本判断,这是一篇杰作,它可以说是启蒙思想的另一面,不是朝着“光明”和“进步”,而是回到它的背面,它的阴影和由此给人的心灵带来的忧郁和焦虑。我们往往忽视了启蒙主义的第二个倾向,浪漫主义就是从这样的

倾向中滋生的。

卢梭的思路受到征文题目的启发。他认为,这不是一个钻牛角尖式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是事关整个人类的幸福的问题。在人们享受科学与艺术的“繁荣”时,卢梭竟然感到担忧和耻辱。人类在世界上“出场”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件,理性的阳光使人成为一个主宰,一个中心,它驱散了遮在人心上的蒙昧。卢梭称,自然一直在“黑暗”和“无知”中发展和孕育,它有自己的神圣。但是,几个世纪以来被认为是脱离了蒙昧状态的欧洲人,其实并没有摆脱无知,甚至更坏,他们重新陷入了野蛮和蒙昧。卢梭竟然说启蒙世纪的欧洲人无知!他们讲述着晦涩难懂,令人鄙夷的话语,玷辱了知识的英名。这是怎样的进步呢?“科学伴随着文字而出现了:写字的技艺融入到思想的技艺中,日渐陌生异化……人们开始体会到灵感的交际更加便利,这个原则使人更加社会化……”就是说,人们从文字中受到鼓舞,文字中有约定俗成的规范,进而成为人们之间交往的原则。人们从文字和科学中得到了方便,这是一种替换。这样的方便是危险的,因为它还意味着懒惰。

在起源问题上,卢梭有个基本的看法,他认为话语、诗歌、音乐艺术都起源于热情,而文字和社会则起源于需要:“精神有它的需要,身体也有自己的需要。后者是社会的基础,前者是社会的装饰。”科学和文学艺术(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文字)就是社会的花环,它和政府与法律一起维持着人们的集体“安全”和“幸福”。

但是这花环其实也是一把锁链，在使人成为文明社会公民的同时，也扼杀了人与生俱来的自由情感，使人成为“幸福的奴隶”。艺术和科学一起培养了我们的时尚，教会我们说出一些装模作样的话语，而在此之前，人类的风俗是自然淳朴的。卢梭这个看法有一个潜在的前提，他所谓科学与艺术的堕落其实是从文字出现开始的，文字最开始从人的热情中异化出去，成了与人隔离的陌生力量。在他看来，科学与艺术上的不自然是追求文字上的矫揉造作的后果，以至于越来越陷入所谓的精雕细作中；情趣越不自然，也就越加低级趣味。卢梭还看到文字伴随着的科学艺术与自然相脱节后的第一个后果，即所谓的规范化，社会越是文明，就越是形成一些所谓“整齐划一”的原则。在这些所谓的原则背后，隐藏着的往往是冷淡、背叛和欺骗，因为这些原则本是束缚人本性的东西。这样的判断与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的倾向相反，卢梭从欧洲“光明”社会中首先看到的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欺骗。他盯住“社会”的消极方面：千篇一律，整齐划一。就好像人的精神都是从一个模子里浇铸出来似的。烦琐虚浮的礼仪加剧了这样的后果，但是“习惯成自然”，哪怕是虚伪的习惯！这样的后果是可怕的，因为“惯例”已经麻痹了人的心灵，人们宁可听从于这样的所谓习俗，而漠视自己的本性。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从埃及传到希腊，说神敌视人类的安宁，就发明了科学。”在卢梭眼里，科学不但没给人类造福，反而扰乱了人心的平静；古老的学问没